玉劍尊聞

玉劒尊聞卷之八

常山梁維樞撰　孫允樸允桓校

棲逸

陳眉公纂逸民史二十卷曰逸民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此史之所由作也

馮元成素不樂仕進稱還家爲小三昧居山爲大三昧道云貞一儒云致一釋云三昧一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翰林誌學士毎下直出門

謂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大三昧言夫纒縛就

解脫也

鴈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藥官香魚也

鴈山在浙江温州府樂清縣龍湫之上有五湖秋

冬鴈宿其上故曰鴈蕩

五斗易我五珍

朱太守無宦情嘗曰豈以

朱諫字君佐樂清人登進士知歙

縣稱神君累官吉安知府謝事結廬鴈山翛然有

塵外之懷

都穆齋居蕭然樂奉賓客銜杯道古以永終日不殖生產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餓死日晏如也 國寶新編曰穆字玄敬吳縣人成進士仕至太僕少卿乞休吏部賢之爲請致仕好遊山水所遊必撰一記著玉壺氷聽雨紀談周易考異史外類鈔金薤琳瑯

陳繼儒貫舟載書作無名釣徒語人云每當草蓑月冷鐵笛霜清覺張誌和 誌和字子同金華人父游

朝通莊列書誌和唐肅宗特擢明經授錄事參軍親亡不復仕自稱煙波釣徒號玄貞子李德裕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陸天隨去人未遠　陸龜蒙字魯望長與人寓居松江甫里自號江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唐以高士召不至與顏萱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門有巨石乃遠祖績為鬱林守罷歸無裝取以重其船者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責姬水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當風日清美

攜酒自勞姬水字淳甫曾祖蝉比部郞父省曾以

藝擅代姬水父母卒遂謝諸生徜徉丘壑所著篇

什甚富研練精切書法遒逸曰此亦令人駘蕩駘

蕩廣大之意又春色舒放也居然三𢧐五嶽意五

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

賢媛

姚廣孝廣孝長洲人幼名宇恢弘性懷冲澹初爲僧名

道衍字斯道居相城妙智菴師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讀書學道兼通兵家言洪武中以高僧薦侍文皇帝於燕邸深見親信與密謀永樂中以靖難功進官太子少師復姓賜名然終不蓄髮娶妻所居多在僧寺卒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廟廷貴者亦工文詞著有逃虛子集別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輙爲焚棄

佐文皇帝靖難歸省其姊

姊拒不見使婢語之曰做和尚不了可是好人後

趙石虎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僧稱和尚之始

楊忠愍以諫死王元馭父慨然曰忠臣當如此矣母

吳氏曰不然夫人人願死忠置人主於何地不聞

古有諫行言聽臣主俱榮者乎

高皇帝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一日進羹微寒帝怒

舉盃擲之羹汚裉籍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后宿

州馬翁鄭媼女馬翁使氣殺人藏命定遠已而避

地轉徙乃以后託諸好友郭子興子興妻張夫人極撫愛之遂以配帝洪武元年冊立為皇后永樂元年謚高皇后

孫文恪妻楊氏為詩麗而則夫人仁和人福德兼備於諸子孫為嚴師嘗戒其友曰以禮來者幸毋詭毋詐歷吾母而後及我愼之也繇此子姓所交無匪人所聞無匪言姓生也子之所生孫也故子孫謂之子姓

張敷華　敷華字公實安福人也父洪爲監察御史爲

土木之難敷華受廕爲國子生登進士第爲庶吉

士累遷左都御史掌內臺事博厚純實剛介平恕

嘗曰寧失不明毋爲不仁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爲楚左轄　左轄右稱尚書左丞杜甫贈韋左丞云

左轄頻虛位近代稱左布政使

任滿檢羨金二萬

餘兩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嘗笑吾貧今羨二萬不

已富乎夫人曰願子孫得免饑寒常如今日足矣

于是盡籍錄之副在有司

沈惟炳母楊氏嘗訓諸子婦曰惟愼惟默可以處娣姒汝輩戒之汝輩腹能妊子難藏一語乎 惟炳字斗仲孝感縣人登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娣姒妯娌也妊孕也

評亓春母魏氏喜諸子讀書而不以榮進責望每逢下第輒置酒勞若諸子曰此自有定分吾亦不禁汝曹有此也友人輩嘗同飲至醉私相戲曰賀武

到門北堂傾尊 詩衛風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主婦治北堂故母稱北堂尊酒器

韓汝慶妻邵氏有詩才 韓邦靖字汝慶朝邑人兵部尚書邦奇弟也舉進士歷官參議性至孝父病寢側年餘 邵卒女興悲母集散失昔貽康德涵女為乞序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於書覽而不誦嘗曰上士恆逸下士恆勞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

其䰟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醨其下則食糟醉焉耳其凡撰著惟静而虛虛而意生然後操觚而揮數千言不竭狀元及第除翰林院修撰宦官劉瑾用事重海是時瑾惡戶部郎中李夢陽代尚書韓文草彈文構以他事奏下錦衣獄欲置之死海詭言救之明日瑾奏上赦夢陽海親劾歸及順德遇盜而失有司追捕瑾敗遂以黨罷官家居不離聲妓曆數瞽上無不克備洞

曉

願霜皮爲楮楮木名皮可爲紙削骨代穎錐鋩也

以傳母集德涵感其誠爲作序表揚之且曰有

女如異足嗣矣何必生男哉

徐夫人教其子有曰財散可來名辱不復徐夫人者

金壇庠生周召詩妻也有士行生銓字簡臣進士

上虞令鍾字介生進士庶吉士兄弟文章行誼之

名噪天下

倪鴻寶在史局欲指陳時事方草未發親朋知觸威

貴色動舌出撓禁百端王安人聞群譁顧謂鴻寶請得一涉指歸鴻寶示之草乃拍手大笑曰君語平平諸君何事須懼即如此遂爾驚天震地登爾輩男子真假蠅腐草耶鴻寶奕策遂上蠅飛蟲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也青蠅亂色蒼蠅亂聲

劉太夫人是商太宰母商周祚會稽人曾祖廷試太僕寺卿祖爲正大理寺卿弟周初叅議周祚成進

士官至吏部尚書　一日廣會有尼突至陝方廣册諷太夫人即注千錢可恒河沙量福也太夫人揺手曰吾何事福吾一凡尼塞此善門既久矣麾使亟去或勸太夫人誠云善門又可得福何靳少錢太夫人曰吾避惡却禍耳何善與福之有佛教其徒布施而其徒顧乃責布施於人且使若等挾禍福之說以簧閨媛凶而家矣吾亦以教吾子孫也簧笙竽管中金葉也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

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

寧庶人宸濠也妃婁氏上饒人素賢庶人驕蹇淫虐婁苦諫至涕泣及敗投水死庶人既就執見王陽明以葬婁爲囑居囹圄中囹圄獄名秦曰囹圄囹領也圄禦也言領囚禁禦也每飯必別具饌祀之言及輙曰負此賢妃

李希顏爲諸王子師希顏號愚庵郟縣人性行峻茂

貫酣群籍洪武初爲徵不求以贊善大夫太宗北歸希顏歸隱夾谷授教生徒感時嶺念足跡不涉城市落魄顧頷首戴箬笠身者緋袍時臨盛會曰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一藩司騶輿訪希顏途遇一老枕袋側臥前驅蹴之乃希顏也遂與班荊傾囊而別

敎法嚴毅有弗若敎者以筲擊額高皇帝撫而怒高皇后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耶帝威用霽霽雨止也唐魏徵傳霽威義如雨止也

用修七歲毋黃夫人教之句讀凡經書成文語絶處謂之句語未絶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以筆管印紙作圈令用修書字於中曰即此自楷正可觀矣

術解

唐應德常云知曆數又知曆理此吾之所以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於曆官曆[illegible]時氣節之數也

王元馭始生身冷無氣鄰嫗徐氏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名卧胞生吾能活之活則當貴趣使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摑其背百餘逾時啶而穌

建文皇帝即位 帝諱允炆太祖孫懿文皇太子追謚興宗孝康皇帝之次子也建文四年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帝殂或傳遜於外

逼執周齊削爵爲庶人 周王諱橚太祖第五子國開封府建文元年竄雲南尋錮京師四年復之國齊王諱榑太祖

第七子國青州府王有武力恣肆不檢建文二年
遇訐逮繫京師四年復國永樂中以反謀露削爵
囚西內國除

湘獻王自焚殺王諱柏太祖第十二
子國荊州府建文元年有告反者遣使即訊王懼
闔宮自焚

事且至燕燕王懼謀靖難語未幾詹飄
瓦墜地碎王以為不祥不懌姚廣孝曰祥也王罵
曰子妄言若此何祥為廣孝曰祥也天欲易黃瓦
耳謀遂定大明會典曰親王宮殿門廡及城門樓

皆覆以青色琉璃瓦

邵道人喜視人病令病人張目又張口噓即知病人可活曰諸弟子置飯病人前道人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大悲呪觀音菩薩所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可活道人趨出病家問死期出其指示日數輙驗道人蜀人也年六十餘始至慶陽不言凡所顧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築上被衲無晝夜露坐子弟少年爭來事之道人善飲食以

梡列諸案無問多少飲食之若更以梡列之不飲食也李忠患頸瘍久不愈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謂其女悔將更聘女慚死此其祟汝李大驚伏地頓首曰柰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瘍果瘥一日道人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環守之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鬭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

文皇帝患瘕韓公茂治久不愈公茂吳縣人爲太醫

院使上甚重之召戴原禮至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彥修起死回生動若神助一洗拘方泥法之陋積官至太醫院使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帝嗜何物曰生芹原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皆細蝗

太祖兵取江西天師張正常來覲京師正常字仲紀貴溪人漢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孫也天性夷曠瀟而不緇自號冲虛子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豈有

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爲眞人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投符朝天宮井中飲者疾輒瘳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一泉太祖於冶城舊址建朝天宮奉上帝

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靡聲伎查鼐過金陵鼐休寧人母夢槖龜人卧内遂有娠生鼐會大父年八十命曰八十云大父以貲起家鼐從父兄受貲少任意氣務上人時壽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常師樂師

張六老槃奉千金爲山壽師事山盡得山法槃臥起服羽居項之過山遠矣當是時淮人李賓善技擊襄陽吳喬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踘金陵馬清善簫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槃悉從之受業客曰嬰猶不免於窮吾懼吾子之力詘矣槃乃綴一切仍專事琵琶既託賈而遊所至人人親槃入平康且爲清彈琵琶琵琶胡琴推手前曰琵却手後曰琶唐書曰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諸美

人無知者安氏婦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

國工張六老能之客何爲者既而知其龔也起爲

按節相視以爲知音

曾義山善占卜義山上高縣人得異書名銀河棹山

卒劉伯溫官江西經山家其子遂以授劉劉後占

卜如神

周洪謨上疏請造璿璣玉衡純皇帝即命洪謨自造

衆謂必不可成旬日間造成以進璿璣玉衡舜察

天文之器以齊七政者璿美玉以爲璣轉運如天衡横簫也以簫從下端望之占日月星辰吉凶之象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

郭青螺與蔡見麓同爲方伯蔡國珍字汝聘號見麓奉新人進士居南都刑曹與名流講求性命經濟有四君子之稱歷晉吏部尚書素履皭然死無千金之產贈太子太保謚恭清蔡有引去意一日坐

弘濟堂指堂扁弘字曰子爲我拆一字郭曰公意

將引去而數未能蔡曰何也郭曰弘字左爲弓而無丨是未能引右爲厶而無土是未能去蔡笑曰奇哉郭曰非徒如此也扁有濟字公將開府齊僚或操江又不徒如此也堂字尚書而後歸土蔡笑曰是太穿鑿後言一一驗

巧藝

吳偉臨繪用器如潑雲旁觀者甚駭俄頃揮灑巨細曲折各有條理若宿構然 偉字次翁江夏人憲廟

亦有氣岸與俗寡諧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又好妓畫山水人物入神品求者非人不應憲宗召至闕下授錦衣衛鎮撫待詔仁智殿作松風圖上曰眞仙筆也因以小仙爲號孝宗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

文徵仲楷書 鍾王令隸謂之楷 極意結構疎密勻稱位置適宜如八面觀音色相具足 觀世音自在菩薩者古正法明如來也如來是其證果之實相菩

薩乃其行教之應權釋迦授記以圓通善財遍恭其妙法消災救苦揭㾓破昏被功德者無涯奉香火者恐後

陳登 登字思孝長樂人諒直善文詞工篆籀洪武中以薦召入中書舍人精小篆李斯刪古文作小篆時滕用亨素負書名 滕權字用衡更名用亨蘇州人永樂中被薦獻詩授翰林院待詔善鑒古器物書畫 一日對大衆辨難許氏說文詞說鋒起登隨

問條考古證今百不失一　漢許愼字叔重召陵人獻帝時舉孝廉惇篤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撰五經異議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劉𪊟嘗欲建樓以居無力文徵仲為繪一圖名曰神樓騷人墨客爭咏之

楊用修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用修曰豐豔豐豔不豐則不艶

徐霖工篆法常語人有明以來稱字篆法第一佗人莫得望也 霖字子仁南京人補弟子員任放不諳俗好遊覩帶伎箖快園委曲有幽况或羡其美須髯呼之爲髯仙

袁中郎宿山寺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兄宗道左庶子弟中道進士咸擅才名宏道登進士官吏部郎中

坐客出宋仲珩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同觀 宋璲字仲珩承旨濂之子洪武中官中書舍人金

剛經佛在舍衛國中說　僧強中郎書容曰仲珩必

屏處書于豈亦有此癖耶中郎曰彼工書畏敗名

耳吾亦何畏也乃書數幅

蹇忠定善書文皇帝授金龍文紙使書外國詔偶落

一字蹇奏曰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帝曰此紙難

得姑注之蹇曰示信遠人豈以是惜帝復授以紙

更書之

解縉工行草書求者即與之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

劉伯昇小變楷書謂之行書張伯英法謂之草書

鍾伯敬寄譚友夏寒河圖 友夏居門與寒河對 多其位置竹樹陂岸不寒河不已後偶作一古樹不覺高出於紙茅齋之外不益一物空處忽露半舟曰此寒河也題而寄之

邢子愿書模臨二王幾於奪眞而自運故佳 晉王羲之字逸少臨沂人導從子年十三謁周顗顗奨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知名

及長善書爲古今之冠從伯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阮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袒腹臥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内史雅好服食養生性愛鵝有姥養一鵝善鳴將攜親友就觀姥烹以待

之羲之嘆惜彌日山陰有道士養好鵞羲之甚悅
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
然寫畢籠鵞而歸王述與羲之不協述蒙顯授羲
之恥爲之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爲文自誓
不復出仕王獻之字子敬羲之幼子少有盛名高
邁不羈數歲觀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
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
近愧劉眞長遂拂衣去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

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室盜物獻之徐曰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桓溫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牸牛甚妙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謝安請爲長史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淩雲殿榜未題而匠者

誤釘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絶此法獻之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爲中書令卒謝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右以翫

黃昭素獨操機杼而置古帖中亦不復可辨 黃輝字平倩南充人以進士讀書中秘博極内外典同

館焦竑以宏雅名自媿不如詞翰流傳於世官至

少詹事登歲拙簪翛然玄遠

何主臣以篆刻重片石與金同價

用修謫滇中滇池在益州有東山之癖晋謝安攜妓

遊東山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

裓遺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

漓帬袖酋重賞妓女購歸裝潢成卷裝飾也潢以

漿染紙也唐六典有裝潢匠

夏㫤畫竹石名擅一時㫤初姓朱字仲昭崑山人登第爲庶吉士文皇帝課書學㫤獨被賞改中書舍人命書宮殿榜額甚至遷考功郎出守瑞州入爲太常寺卿並內閣其所守官皆無失名譽

劉長欽有棊癖劉紹䘏字長欽安陸人進士官至僉事好讀書嘗讀晉書掩卷曰詞不古雅當爲改修復拂衣起曰生人不滿百何自苦如此世稱劉瀟湘博物誌曰堯造圍棊丹朱善之終日與人奕所

對皆中下品無相抗者爽能常擲子於地曰人知屢負不樂不知屢勝亦悶譬之享大鼎遇噎食人何能暢

陳遇善繪事嘗爲高皇帝御容絕肖見者肅然其弟遠亦爲山水遇叱曰我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下者

遇字中行家金陵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曾祖執中兵馬都統制祖文德元進士判溧陽父幸之淮南鹽課提舉遇自少篤學至正中授江東明道

書院山長遷溢州教授因亂棄官歸隱署其室曰靜安太祖定鼎金陵御史秦元之薦於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引至帷幄征討機務皆咨詢之累授官至禮部尚書皆辭不就上稱君子每見必坐坐久必賜宴廐馬送歸年七十二卒遣官賜祭子恭仕至工部尚書加恩贈遇大理寺少卿

郡守汪滸欲圖儀門（滸陝西成縣人儀正也）使隸召畫師沈周周衣緇布服冠里老巾指示一徒點染

畫畢乃去未幾汪以計入都謁内閣李西涯李閣

啓南安否汪大媿覥回造鄉訪之

倪元鎮厭世濁不畫人物沈啓南倣倪一九淡墨加

釣叟樵客曰世固濁在畫何必濁畫如元鎮則將

軼汗漫閫混沌乃得哉汗漫渺茫貌混沌陰陽未分也

伯虎作洗桐圖左列高梧一株孤竦秀特枝葉間有

生氣一童子捧盂一老人方袍鶴立灑指作洗滌

狀逗筆細潤幾同繭絲 桐木有四種白桐可斲琴葉三岐開白花不結子花桐子可作油梧桐收其子可炒作果岡桐體重不可作琴

徐執菴 徐堯江陰人嘉靖中進士 邀客園亭陳沱江至 沱江陳淳子括也 主人未出手擊破其亭上珍石執菴意沮不樂沱江取案頭紙作大石圖奇峰突兀離以幽卉風雨空濛顧執菴曰此石比君家所何如執菴大喜留酌竟夕人人呼爲沱仙陳白

陽嘗云吾作枝頭括見點花世閒絶無賓矣

董玄宰揮毫掃素簇簇如行螘閃閃如迅霆飛電

高廷禮畫山水極工客求之輒自戲曰令我作無聲詩耶高棅字廷禮新寧人洪武初入翰林爲待詔遷典籍嘗總唐人詩爲品彙百餘卷

張益與夏㫤同年㫤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㫤竹妙絶亦不復寫竹益字士謙江寧縣人永樂中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陞翰林侍讀

學士參機務死土木難贈學士謚文僖爲人溫雅
明敏詩文雄健有法孫琮官右都御史石渠閣漢
藏書閣名
黃諫博學工書著從古正文五卷藝林宗之
章皇帝文武全才遊戲丹青直臻妙境萬曆中顯皇
帝取玄兎圖示輔臣史臣張居正而下三十有五
人令賦詩親書並得自用圖記
華蘩以繪事妙天下毋落筆輒題咏其上云空塵埃

畫天下稱曰華空塵 蕭章丘人

俟鉞少年遊古廟見一翁步入自稱九華山人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殊巧揭脊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皆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肖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皆識貌畫而誌之一日過群盜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

鉞字義甫東阿人戟髯電目論事口如懸河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寵禮

顯皇帝嘗命諸講臣書扇王文端家屏也書訖誤用私印竄滅其跡上問故諭文端復用私印而手撰十扇畀文端書每呼為王黑子

高皇帝嘗及開濟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即肉[illegible]捌為之制甚宏麗令有司以此為式時人因呼[illegible]樣房國史實錄日濟洛陽人初為國子助教以[illegible]能歸訓徙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材召拜刑部

尚書勤政有爲令北司各置考功監日書官員所行事績覈其勤怠卜信用之待之甚厚齊自負持法漸肆殘酷立寅戌簿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則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齊不聽又執殺獄官奴使甥女掠取寡妹家財御史陶垕仲等劾奏伏誅

燕王既定京師稱尊號拜姚廣孝僧錄左善世一日

上顧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輙拜太子少師

永樂中周述與弟孟簡同舉進士述江西吉水人仕至左庶子兼侍讀孟簡歷詹事府丞內閣奏孟簡第二述第三文皇帝曰兄弟齊名古今罕比二宋故事不以弟先兄乃擢述第二而置孟簡第三宋

宋庠字公序雍丘人舉進士第一儉約好學累官

翰林學士叅知政事與呂夷簡不合出知揚州拜
中書平章封鄭國公卒贈太尉謚元獻弟祁字子
京與兄同時舉進士人呼二宋以大小別祁歷同
知禮儀院詔定新樂進龍圖閣學士與歐陽修同
修唐書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奢侈多遊燕卒贈尚
書謚景文

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加五合六尺
爲步步百爲畝十龠爲合十合爲升上特命青田

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

楊文貞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文貞元配嚴夫人繼郭夫人即此婢也子導官太常少卿一日中宮喜慶大臣命婦朝賀太后聞文貞無命婦令左右召婢至見其貌陋衣敝亟爲粧梳易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日翌日明日也命所司如制封之

敬皇帝每朝罷獨宣劉大夏講論移時三學士咸於閤門伺劉出問上所言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矣

任誕

汪道昆每飲大小尊罍錯陳以盡一几爲率啜之至盡畧無餘瀝嘗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初即席便大吸者輒笑之

王敬美好栽花果謂兒輩吾他無所溷汝異日日致

一花供我目足矣

鄭善夫好遊名山 國寶新編曰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 峻陟冥搜都忘內顧

祝允明黑貂裘甚美 貂鼠類出東北邊今人謂之貂裘 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 淮南子曰青女天神青媄玉女主霜雪 允明曰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饑何益

姜寶爲宗伯 寶字廷善丹陽人仕至南京禮部尚書

戊戌六院毋得遊行人跡無敢至者張幼于至白
門先入舊院盤桓旬日仍收所榜禁帖面宗伯曰
請為先生開一面之網宗伯笑而容之曰吾故疑
有此祝網者罷四面曰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
曰嘻盡之矣乃網三面置一面曰欲左者左欲右
者右高者高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

張幼于每遇四更殘月披衣起玩下拜曰麗人拜新
月居士拜殘月顧不勝耶

解縉訪駙馬都尉 官名 不在家公主聞其名欲覷之 周制天子嫁女諸侯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大長公主後漢封縣公主諸王女封鄉亭公主 隔簾使人留茶縉索筆題詩曰錦衣公子未還家紅粉佳人喚賜茶內院深沉看不見隔簾閒却一團花公主怒奏聞文皇帝曰此風流學士留他做甚

西涯晚年妉對棊酒何孟春以爲勸 孟春字子元號

燕泉郴州人祖俊提學僉事父說刑部郎中孟春登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嘉靖初議大禮偕百官伏闕號泣以請上怒奪孟春俸尋調南京工部還鄉調理明倫大典成削職於書無所不讀曆數兵法奇遁之術皆臻其妙所著有餘冬序錄閒日分義軍中耳學文集奏議行於世

西涯曰將何消日孟春曰詞翰熟自天成足娛日力既惠後生又垂遠世西涯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西

涯在恭酒間乞詞翰者踵至西涯色弗怡大書一絶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棊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 朴棊局 孟春觀之悚然知其前意之所在

謝木齋 遷也 致仕還家每日與諸女孫鬭葉子以消日常買青州大柿餅宣州好栗戲賭以爲樂不問外事

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

之諸妓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爲異
王稚欽少好仰遊黏竿風鷂諸童子樂趣不可馴父
每扑扶之輒呼曰大人柰何虐海内名士
方太古與黃省曾諸君遇於途誦近所爲詩値雨且
至咸匆遽欲疾歸太古愈益徐徐誦不輟已而雨
大霈浥明日乃謂客曰昨與洽吾乃徐步然諸君
而亦遇雨也奚擇　太古蘭谿人少有美名其性好
潔黃姬水嘗與徐緖偕造止之宿薦以新裀席衾

潔之香氣乃自令解所攜白褚藉之覆迨明視之

褚故不爲動鮮若初置之無痕皺積者

莫雲卿好石又好書或譏其無益則笑曰以無益之

事悅有涯之生阮屐嵇琴阮孚性好屐或有詣阮

正見蠟屐嵇康善彈琴所以小萬物彼奔塵途而

病夏畦者獨益哉

股海岱廢歸里中同黨爲酒令遝勝微詩殆無虛月

常曰二三子毋以老而棄我我吟不後人醉不先

人殷稱嘉定人官至南京刑部郎中

官殿中憲臣祈以嚴重寡言笑爲得體李淮谿淡然山風月略外坦中人或規之淮谿笑曰吾寧不稱御史其無失名士面孔李楧字子木吳縣人父兆滋副使楧高亢有氣節舉進士仕至浙江道御史巡按真定吏民懷之

焉元成云史稱韋蘇州所至焚香掃地而坐超然高潔唐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爲三衛郎後累遷刺

蘇州少時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

書工爲詩余平日閒居亦與蘇州好同古人稱晚

食當肉緩步當車余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

以當營宅

吳霙卿云世間奇書好山與人美女得常人目何必

佩丞相印

歸德其屬爲宋

汴公年甚老甚健家有五愚公耐曰

守株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頸

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兎

曰移山 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畢力平險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曰刻楮 列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

人遂以巧食宋國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曰揠苗 孟子曰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

并公而五皆圖畫壁間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爲樂

陳省公每當二分 春分秋分 前後月遣平頭長鬚移花種之犯風露厥櫛沐客笑曰省道人命帶桃花煞也 省公笑曰乃花帶驛馬星耳

嘗謂榮能飲酒人莫測其量張輔欲試之圍其腹作桶置廳事後乃邀榮飲如其飲注桶中竟口桶已溢別注甕中又溢榮神色不動夜半歸第

輔字文弼祥符人父玉靖難功第一東昌大戰被創而歿封河間王謚忠武輔器宇雄壯顧盼有威弱冠以靖難功封新城侯四征交阯殲厥渠魁分畫疆圻建立郡縣一統之盛古莫與比定功封英國公子孫世襲進太師掌中軍都督府加光祿大夫左柱國

愿從北伐死於土木之難封定興王謚忠烈子懋
嗣

徐昌穀構別墅前後塚纍纍或曰目中毋見此定不
樂徐曰不然見此正使人不敢不樂

屠隆謂其鄉桃花開時士女競遊極可觀拉臧懋循
往觀比至祇見婦女椎髻布裳村野不堪臧殊悔
來已而數輩至靚粧艷麗臧問為誰屠云吾家兒
女臧欲引避屠挽之云正欲君看不然謂吾眼無

人　揔衍長興縣人官南京國子監博士

顧文康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進士第一除持有大誌賞簡侍經筵日講因進講宋儒范浚心箴敷陳剴切上注聽嘉悅親自注釋心箴及視聽言動四箴文製敬一箴位至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

徵時讀書山寺遂得一犬飼之求薪不得走佛殿揖羅漢曰不得已煩大士因斧其像以爨犬熟即呼群兒環坐擘而

大爵為之一飽

文淵閣下芍藥三本開十花李賢設酒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當之咸賦詩以為盛事 大內皇極門東會極門南入曰內閣有文淵閣轄臣票本撰文清禁處

徐武功遊休屋洞天廿六中窈窱幽黑久無遊者武功列炬而入行至一處平敞寬崇壁作金色石乳滴

至地瑩如白玉中設石淋再欲進步則有流水阻

絕題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間書也

錢鎮鎮字守中烏程人登第官武選郎于士完字纓修官山東制府過陸綸綸字理之仕終布政女奴

杜氏逃茶錢歸謂茅夫人曰杜女屛紅生于必貴

遂請於陸納之果育士完

玉劍尊聞卷之八

常山梁維樞撰　孫允杰允梅校

簡傲

何天啓爲浙江僉事天啓字義占貴溪人里中夏相國召起過浙夏言字公謹貴溪人來進士授行人擢給事中請親蠶議郊社議配享議禘禮多當上意進侍讀學士累遷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總督陝西三邊曾銑念河

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寇共之欲以十萬衆逐寇
因復故地言信以為功必可成下兵部會廷臣議
上惡之少師嚴嵩遂具疏稱寇之不易勝河套之
必不可復力詆言之擅權於是罷河套之役而使
緹騎捕銑當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妻
子流二千里捕言據曾銑律棄市隆慶初其家
上書白冤狀復其官賜謚文愍
天啓偕群從祭見
無私焉夏目擲之天啓若不愉後致書云十畝湖

中不了蘇公之棨九重天上空逹殷生之函殷浩

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

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

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終

於光祿勲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善玄言與叔

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

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謂浩曰將莅官而

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莅

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
名言三府辟皆不就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知
浩有確然之誌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建
元初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遷中軍
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敗績桓溫上疏罪浩竟坐
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溫
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
至是溫語人曰少時我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

慚恥之故當出我下也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夏覽而笑曰夫旣以蘇殷自況而欲誰爲安石桓溫哉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位至丞相左僕射封荊公追贈舒王

張之象閒從諸貴人遊羅綺滿座衆褦 褦襶衣破也
不借披襟命儔劳若無人 之[illegible]字玄超常憤時俗
趨炎乃反傳成奇莆門戴東郭以見嘲四明豈存
禮讀之祭文曰天生光豈何 生此子

宋務池讀書嶧山厭游交遊 嶧山[illegible] 在山東兗
州府鄒縣南秦始皇登此李斯刻石頌德 乃作一
小戶非匍匐不能入署其戶曰狗洞縉紳先生過
訪者輙難之惟濮上李伯承往來其中 李光芳字

伯承仕至寧國府同知

吳獻臣爲松江同知有時與太守燕居捫一蝨置卓上周劃以唾作圈直視太守曰看你走到那裏去

吳廷舉字獻臣湖廣嘉魚人歷僉事忤逆瑾逮詔獄謫戍鴈門瑾誅復職仕至南京工部尚書謚清惠廷舉獨行自信不苟同於俗氣節稜稜若秋霜烈日

常明卿時過倡家宿至日高舂徐起或參會不及長

吏訶之赧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

常倫字明卿山西沁水人父賜陝西按察司副使倫舉進士授大理寺評事被謫不赴縱酒自放好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僊可立致一日省墓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騰絕從者不及前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墮水刃出於腹死故人平陽守王溱為收葬之

王稚欽為翰林庶吉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

甚嚴重稚欽獨心少之時發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雛鷰使見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能相求歸費宏字子充江西鉛山人進士第一初宏領鄉薦上春官也世父瑄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之書曰汝雖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瑄擬宏諷之曰伯父何以逆知宏之弗第而必令入北監耶瑄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監領班簪笏乃彭文憲公故物

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汝第勉之至是果然人咸異之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世宗嘗御製詠春詩及四景詩命宏和自序其端名曰詠春同德錄題其銜爲內閣掌參機政輔導首臣賜銀圖書文曰舊輔元臣卒贈太保諡文憲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子懋賢官兵部職方郎中

訪之値其晝寢久之乃出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

游上碧雲起遂援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歐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赤城天台山名狀如雲霞

王元美與蔡子木徐子與吳明卿謝茂秦飲子木被酒高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明卿輒復歎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輒亦止爲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蔡汝楠字子木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歷遷兵部侍郎上望見汝楠貌復出爲南京工部侍郎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楊即掩卷曰何處佳

其人不能荅楊便去不復別

王允寧謂王元美曰適刑部治狀何如元美曰循吏也且若吟允寧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王維楨字允寧陝西華州人舉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性亢急於世少所推讓爲詩文好深沈之思而務引於繩墨

文彭爲文學掌故㩦李士大夫過必謁之彭遣人持刺城門授之云掌故報謁令之前則對云實未來

也人以其負當世名矣而已彭字爵承貢授秀水訓導擢國子監博士教直坦易諸書尤工古隸

李于鱗高亢有合已者引對昏旦不問不合輒戒門絕造請數四終不一見之亦不自矯請謝

弇州主盟四方客輻輳門下點額暴顋三秦記曰江湖魚集龍門下登者化龍不登者點額曝腮辰玉獨崛彊以通家子見不以北面見曰大丈夫豈肯寄人籬落傍人門戶然弇州數數從他所購其詩

若文讀之輒曰才子才子

唐寅與客對奕有給事自浙來訪入其廳與寅揖寅曰正得奕趣給事趨而出至黃昏寅奕罷始訪給事舟人告給事已寢寅曰吾亦欲寢竟上給事牀解衣臥引其被相覆給事欲與談寅酣寐不應至明日午已過寅猶未起給事欲赴他席呼寅寅曰請罷席歸而後起給事登輿去寅竟披衣還家

徐文長自稱曰田水月客胡總督野服見賓主禮 徐

渭字文長山陰人能屬文爲諸生胡宗憲招致幕府筦書記爲獻白鹿表人以是始重渭性通脫好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妒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擊殺後婦坐法繫獄宮諭張元忭力援獲免既出獄縱遊劇飲富貴人求與見皆不得也人以是多怪恨之渭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

渭汲數載袁宏道於陶望齡齋中見渭集稱爲奇

絶

排調

顧涇陽入京補官謁婁江相國婁江相國即王錫爵蘇州松江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相國曰公家居

久知都下近來有一異事乎廟堂所是外人必以

爲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爲是顧對曰又有一異

事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爲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

爲是

錢夢皐 夢皐富順人仕至刑科給事中是四明人慕

賓 四明沈一貫別見四明寧波府山名一日與山

人汪元范共飲四明酒 元范字明生東郡人有文

理希名一時 錢戲云昔之山人山中野人今之山

人山外遊人汪即應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

給事給相門事

王雲鳳爲陝西提學榜答生徒同於考訊有至死者

劉瑾聞而譖之　寺人劉瑾陝西人毅皇帝初即位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八人以青宮舊侍日導上畋獵角抵為樂戶部尚書韓文率諸臣上言請誅瑾等大學士劉健復上疏持之司禮監王岳剛直人也與其屬范亨徐智言於上謂文等言忠讜且衆議不可奪上從之擬收瑾等瑾等趨至上前伏地痛哭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瑾等上意動立命瑾掌司禮收岳等充淨軍

尋殺之瑾由是立威𭪿衆無復顧忌去賠編民下
獄杖戍枷𣏉諸臣惟覘瑾所向背惡自擬百官
跪謁俗稟填牣其門遣閹鎮守諸省市井惡少年
爲爪牙伺察羅網破人家如碎卵一日早朝有一
紙飄丹墀間拾以進則告瑾空名書也瑾疑群臣
所爲悉出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跪午門道上時
天暑甚至日中有死者遣御史括屯田人心憤怨
指揮何錦等遂挾安化王寘鐇起兵夏以誅瑾爲

名殺鎮巡守臣上遣涇陽伯陳英內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往討之寘夏遊擊仇鉞襲執鐇餘黨遂平寘夏既平永與一清謀誅瑾言於上曰瑾流毒海內自知天怒人怨陰謀不軌上意決執瑾就獄坐謀反死計所籍金以錠計者二十四萬銀以元寶計者五百萬他物稱是

擢爲祭酒及進謁瑾瑾詫其多髭曰何物祭酒一簇豬毛

姜應麟起京卿 應麟慈谿縣人官至太僕寺少卿 老

感特甚面忍將拜之際藏一杖於袖中藉而起立時目為袖珍拄杖

王恭以薦起至京師恭字安中閩縣人家貧為樵從來群山中自稱皆山樵者善為詩文皇帝試詩高第授翰林院典籍年六十餘老矣同郡王偁戲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漢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家貧賣薪自給行歌誦書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若日久待我

富貴報汝妻曰如公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聽去適田夫其後妻與夫家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數歲邑子嚴助薦買臣拜爲中大夫久之拜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至是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值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

有項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入會稽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居歲餘擊破東越有功徵入買臣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陵折買臣買臣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無恙君毋深誚我爲矣

歐楨伯在虞部時歐大任字楨伯廣東順德縣人博涉經史有文典置酒高會胡應麟劉紹恤在座應麟別見初不相識劉問張幼于曰何人幼于答曰胡孝廉劉猶未知也曰今日禎伯會同調如何濫及舉人幼于笑曰胡亦云今日會同調如何濫及評事紹恤時官大理寺評事

郗剧貽幼于名花二本欲付三男恨不足一令三男呼盧盧玹罌物象也勝者得之曰此吾庭誇

秉盛爲禮部侍郎轉吏部禮部尚書姚夔治宴賀之曰鄉里親友干謁者衆煩公垂意盛唯唯無何夔進太宰盛治酒往賀曰今月送鄉里親友還先生

夔字大章桐廬人舉鄉試會試第一擢吏科給事中累遷至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敏夔器識宏偉言論侃侃每當廷議正色昌言人皆敬服立朝三十餘年憂國之心老而彌篤

張弼嘗曰吾夢中得二恨語 弼字汝弼華亭人登進

士官至南安知府資稟靈異充以學問詩文成一家言草書冠冕一代敦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持

恨司馬子長早死史記之書不完恨蘇東坡早生伊洛之道不信賀欽曰此何足恨也使子長遲死史記得完先黃老

以姬爲姓國於有熊修德治兵與炎帝榆罔戰勝諸侯推爲天子往見廣成子於崆峒問治身長久有土德之瑞故稱黃帝諱軒轅

至道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母

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而皓首因號老子又有老聃之號老聃者太上老君也周文王時爲守藏史武王時又爲柱下史周衰遂去遊西極等國號古先生駕青牛之車徐甲爲御西度函關關令尹喜求道法請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而後六經 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退

處士而進奸雄貴勢利而羞貧賤能免之乎古人貴親炙東坡見二程尚不信其道使生於後何能信之乎

顧憲成母錢氏病里嫗趨候問問有鬼乎錢戲曰有之曰鬼何似錢指謂曰大似汝

劉昌損僧不荅昌問何禮僧曰我釋教不荅拜是敬汝佛氏曰釋氏昌取界方擊僧首僧問何故昌曰我聖教打是敬汝

焦芳面黑而長　芳字孟陽河南泌陽縣人進士仕至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芳素寡學性凶險始比尹旻父子尹敗坐謫其爲吏部尚書時值正德初元劉瑾等號八黨方以榮樂導上内閣九卿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得先爲之地由是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等得罪去瑾遂擅政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其子黄中尤狂誕恣睢累科廷試錄策止一甲三人黄中舉進

士二甲第一人芳請并黃中與三甲第一人胡纘宗來俱錄之授黃中檢討遷侍讀時土官岑濬所沒入家口妾有殊色芳求得之與妻反目後黃中遂與亂芳腹心吏部尚書張綵檢討段炅發芳陰事互構手疏乃并其子致仕綵誅皆褫職嘗謂西涯云君善相煩看我後日何如西涯熟視之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必至此地位以戲焦之如驢

洗馬劉定之洗馬官名朝遇兵部侍郎王偉偉字子英攸縣人臨父戍宣府年十四章皇帝北巡獻安邊策命補保安州學生員舉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少保于謙引使佐巳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荅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潔我皆當洗之太僕寺掌馬政以聽於兵部兵部周夏官大司馬之職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

徐有貞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累匠耳柰何令脫土墼 [illegible]音吉土墼未燒磚坯也

裴公無子而多女李本寧調之曰盜不過五女門君夜戶可不閉矣公笑曰此爲多財者言耳若我雖一女盜過門不入也 大泌山房集曰裴應章字元闇汀州清流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居朝與少司馬李盛春叅政蔡夢說以名節相砥礪號曰三酸

江陵病王冢宰國光也爲禱於神病劇冢宰醮如前醮祭名酹而無酬酢曰醮中公時行也笑曰冢宰今再醮矣婦人再嫁夫曰再醮

文皇帝嘗命東宮及漢王趙王皇太孫同詣孝陵高皇帝陵東宮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恒失足漢王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漢王回顧變色太孫即章皇帝也

解學士 縉也 胡祭酒 胡儼南昌人經魁檢討入閣歷
諭德兼侍讀升國子監祭酒加太子賓客致仕 同
觀放進士榜解以胡出不由甲科嘲之曰大丈夫
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
張希舉 希舉字直卿南昌人時爲按察司副使 王遴
遴字愼徵霸州人仕至兵部尚書勣業修舉聲譽
卓然 王世貞遊泰山 山在泰安州北五里爲東嶽
岱宗亦曰岱鎮周圍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里 至會

身崖其缺處可三尺而下臨杳靄千仞希舉足縱不敢前遊亦縮不前希舉頤而曰君搤腕談兵無敢抗者乃亦不前耶世貞笑曰此自兵法夫無進生而有退生王君所以不前也

王元美從明甫所見夏太常墨竹王道行字明甫山西陽曲人官至右布政壯歲歸田別業稱桂子園日與騷雅之士觴詠其中曰晋人不識竹嘗謂是有節秫吾太常里人也盡以歸我明甫笑不荅

储巏 巏字靜夫泰州人舉鄉試會試第一官至南京吏部侍郎論文鄙雕鏤重正直事親至孝好學老而彌篤著柴墟集 過訪王葦 葦字欽佩南京人父徽給事中面諫有聲葦仕至太僕寺少卿 因索其詩讀之擊節嘆賞曰絶似溫李 唐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并州祁人工為辭章與李商隱皆有詩名時號溫李然不拘細行多作側辭艷曲數與不第士書子言執政奏庭筠攪擾場屋謫方山尉李商

隱字義山河內人勣之裔孫舉進士調弘農尉試
拔萃中選補太子博士遷檢校工部員外郎自稱
玉溪子詩文瑰邁奇古世號其詩爲西崑體　陸深
時在座曰未是王章　指摩詰蘇州以戲之唐王維
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開元中擢進士第一
歷尚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有
別墅在輞川常與裴廸遊其中賦詩爲樂
柔悅謝博士大學士丘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

遷洛陽令牡丹出洛陽者爲天下第一　故遺袁家紫牡丹也　悅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巳飲上池水乎秦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知非常人語曰我有禁方傳與公公毋泄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扁鵲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

咪獻資會試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題破

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等類也）考官皆批其詞云若要中進士選須等一等（等候待也）

馮元成至劉園其花厥周畢餘時薔薇及十姊妹花開遍望之如石家錦步障（晉書云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敵之）有美人海棠與同遊元成笑曰一株海棠寧敵百丈薔薇答曰縱令艷色千群誰似芳心一點

酉陽雜俎云（酉陽雜俎唐臨淄段成式著）蠹魚三食

神仙字則化爲脉望狀如髮卷規四寸許得此者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使立降可乞丹度世道家以烹鼎金石爲外丹吐故納新爲內丹 劉子威劉鳳字子威蘇州人聚仙經令藏於他書中取蠹魚置其上每日檢視冀有仙名被食者皇甫子循謂之曰我當刻一印記贈子劉刖上何題子循曰蠹魚弟子

伯虎嘗夏月訪祝枝山枝山適大醉裸體縱筆疾書

了不爲謝伯虎戲謂曰無才無禍何以卒歲豳七月之詩枝山遽荅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秦無衣之詩

王元美招陳後公飲弇園縹緲樓酒闌座客有以東坡推元美者元美曰吾嘗叙東坡外紀謂公之文雖不能爲我式而時爲我用意不肯下之後公時徵醉笑曰公有不及東坡者一事元美曰何事後公曰東坡生平不喜作墓誌銘而公所撰誌不下

四五百篇較似愉老蘇一着元美大笑已而論及

高帝光武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爲泗上亭長好酒及色乃以竹皮爲冠所謂劉氏冠也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呂公女即呂后也

送徒驪山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經澤中大蛇當徑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今赤帝子斬之後人爭告高祖高祖心獨喜自負陳涉自立爲楚王沛令欲以沛應之掾吏蕭何曹參樊噲與沛父老共殺沛令立高祖爲沛公遂滅秦併楚而有天下在位十二年崩上尊號曰高皇帝光武劉秀字文叔南陽

蔡陽人高祖九世孫身長七尺三寸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王莽末寇盜鋒起光武避吏新野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遂與定謀市兵弩起於宛初騎牛殺新野尉迺得馬還舂陵時伯升巳會衆起兵諸家子弟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徇昆陽下之莽遣王尋王邑長人巨無霸將兵圍城數十重光武自將敢死者

合戰衝其中堅莽兵大潰諸部喜曰劉將軍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可怪也更始將北都洛陽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镼莫不笑之及見光武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北徇薊王郎購光武光武趣駕南轅晨夜兼行至滹沱河無船適遇氷合得過於是移檄邊郡共擊王郎誅之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文書燒之曰令反側子

自安更始立光武爲蕭王是時四方背叛光武擊銅馬賊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按行部陳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即皇帝位於鄗中興漢室故廟稱世祖謚光武皇帝帝勤勞不怠皇太子諫曰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

與人不欸曲惟直柔耳今迺能如此帝聞之大笑

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元美云還是高帝

濶大𡚁公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

下後有疾枕宦者卧光武得天下後郄與故人子

陵嚴先生卧較似輸光武一着元美更大笑　後漢

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及光

武即位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

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追使

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遣使奉書使人謂光曰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投劄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幸其館光卧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

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劉健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趙司寇趙鑑山東壽光人仕至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敏乃貲閣老同年每謁投刺書年晚生屠

應埈曰應埈字文升平湖人登進士歷春坊諭德

篤於友誼雅好文史　司寇眞神童人問其故屠曰費鵞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鵞湖費别號

馮夢禎　夢禎字開之秀水人會試第一爲文一洗時筌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教牧諸生甚嚴而有恩義成均生祠之著快雪堂集　與賀燦然相會　燦然字伯闇平湖人爲吏部員外上書言事革職一時仰其直節　馮善謔賀矜莊自律馮故以謔語挑之

賀怒愈怒馮愈詭賀且怒且駡至拂衣去馮只笑

詭致書曰果不出吾計中也賀無如之何亦一笑

如初

徐子與好客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蔡

子木作書薦之子與私言客自喜可喜狀子與得

書大歡亟延入愕然笑不止吟詩曰自信金聲能

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

二月會試舉子重衆以進萬曆削喬璧星監試璧星

臨城縣人仕至巡撫四川都御史以耿介聞請改
三月用單夾衣則懷挾宿弊可清李廷機駁之曰
如此則殿試當在四月十五日日煖如何操筆乂
其甚者不暴殺舉子耶

沈繼山 沈思孝字純甫別號繼山嘉興人進士歷刑
部主事疏非奪情廷杖八十戍神電起故官後爲
兵部侍郎理戎政

嘗背指李臨川 李樂字彥和號
臨川烏程人仕至湖廣參政里居杜門養重
私謂

朱平涵曰這老者面冷鬚張乃近婦人納交这見此紫臉如何喜他李迴頭厲聲曰他偏肯喜你

黃省曾自號五岳山人田汝成汝成字叔禾杭州人仕至廣西叅議著炎徼紀聞西湖遊覽誌唐詩樂然笋集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笻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二十兩曰溢丧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飲可曠旬可

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舍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易牙雍人名巫）可謂山舌解意巷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

敖宗伯銑（銑江西高安縣人官至太常寺卿官祭酒事贈禮部右侍郎）與吳宗伯山嫺家敖豪飲大嚼吳初度敖具冠服過祝之及門已苦饑矣吳戲出句欲敖對就方具酒句云曖日宜看胸背花敖應

聲曰寒斫愛酌頭腦酒

武宗令內使下問翰林院注張爲何星諸翰林不能知楊慎曰注張柳星也注咮也鳥喙也漢書天文誌柳爲鳥喙諸翰林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干私習天文之禁乎咮音呪

沈蛟門沈一貫字肩吾鄞縣人官至少傅吏部尚書兆極殿大學士制義卓然名家入政府後正值國本未定採使稅監四出一貫無所斡旋楚獄妖書

祭典三事議論籍籍怏怏以去蛟門一貫別號與
于穀峰在館時沈戲于曰有人問丈姓作如何書
余答以作如是書其人云原來鄉是厲的初不知
以爲長的于嘗託沈邀一塾師一日沈生于于過
訪因謁曰煩丈覓一塾師沈訝問向已覓矣于曰
其人不識字沈曰彼孝廉何至是于曰沉竈產蛙
乃讀作沈黽產圭

蔣大年眇一目詞林有惜其不獲一見者董緣曰緣

順天人與縣人編修不必見其人彼但多一耳步一月也

高中玄爲嚴介溪門生（介溪嵩號）好相談謔高徐侯嚴適其鄉人如墻而立嚴一自内直回衆張拱以前高曰韓詩中兩語與目前事酷相類嚴曰何語曰大鷄昂然來小鷄竦而待嚴大笑（人茅嘲江西人爲鷄）

相傳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

燭夜金榜掛名時翁青陽以教官登進士第一翁正春號青陽侯官人官至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王對南家屏號戲曰四喜只五言未足爲喜當添二字曰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教官金榜掛名時黃平倩曰七言猶未了當于後再添三字衆問之曰第一句添曰帶珠子二曰舊可見三曰選駙馬四曰中狀元聞者絕倒

輕詆

楊循吉好讀書嘗開卷至得意因起踸踔不休人遂相目呼癲主事踸踔行無常貌癲狂也

南京國子監日有鴟鴞鳴於樹間鴟鴞一名鵂鶹一名鵋鵙又一名鴝鵒攫鳥子而食者其鳴有禍俗云禍鳥可為炙祭酒周洪謨惡之令監生捕入日為鴟鴞公其後劉俊為祭酒俊寶雞人探花仕至南京工部侍郎好食蚯蟥蚯蟥一名豎蚕一名蛩

壇一名曲蟺一名土龍其物引而後伸善鳴於土中江東謂之歌女有一種白頸是其老者 監生名

二曰虹螾子以爲鴟鴞公對

陸深在詹事時同鄉陸樹聲舉禮闈第一深以樹聲科名壓已不悅樹聲往見既坐默不一語及送出門駐足立忽嘆曰天下無人劉知遠知遠改名暠沙陀人後晉對北平王晉出帝爲契丹執去中原無主乘時稱帝爲後漢高祖遂爲皇帝深氣高性

昆少時每試居首有二生試與相埒深耻之乃口
引二生飲酒博奕二生倦夜輒卧深獨張燈讀書
至四更丁是二生試遂居深下
御史黃仁榮疏論弇州甚力有讒於弇州者此疏實
管東溟起草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崑山人為諸
生時尋師取友不憚跋履成進士官至廣東僉事
累上疏言事意常以西來之義𢿛證六經東魯之
矩收攝二氏馮元成為之潤色弇州信之大恚書

與胡元瑞　胡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舉孝廉罷棄公車業以著述自娛詩數筆蕟行世

曰初謂禪侶中有烏喙　烏喙卽烏頭有兩岐相合如烏之口者俗呼兩頭尖取汁曬爲毒藥射禽獸故有射罔之稱苗卽鶩鷔藥

不謂詞壇中有迷陽也烏喙指東溟迷陽指元成叢刺草也

匡濟陛祭酒劉吉笑曰南豫止可爲敎官耳　吉字祐之博野人第進士官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贈太師謚文穆吉性沉毅喜怒不形於色凡事詳審尤善記憶在內閣恩遇最盛隱然有內消之重然所與厚善者多譏諂面諛人不能間過廷臣有不悅者使言官劾去之護者謂其之休休有容之量

江陵既劾楊御史追劾之楊四知祥符人歷陝西道御史發果陵物逐犬吠聲謂江陵在位歸葬時途中所司承奉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廬以備

茶霍那得有許多井許多竈

韓雍巡撫江西每對諸生稱說詩書將江西科目方盛諸生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 千字文梁武帝敎諸王書令殷鐵石于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 安得稱說詩書雍聞之命提學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陽爲論閏餘成歲爲策諸

生皆不能詳雅曰我輩幼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做秀才如何連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服

曾鶴齡會試

鶴齡字延年泰和人兄椿齡庶吉士鶴齡廷對第一擢修撰累遷侍講學士　與浙江數舉子同舟其人率年少狂生議論鋒出曾爲人簡默若無能者衆舉書中疑義問之遜謝不知衆笑曰夫夫也偶然與薦耳共呼曾偶然已衆下第曾掄

大魁乃寄以詩曰棒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

章瑾以寶石進謀爲錦衣衛鎮撫憲宗命太監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得之恩蘇州人本姓馬宣德間入禁中賜姓懷累陞掌司禮監太監公廉直諒識義理通典故林俊之劾繼曉下詔獄事且不測恩叩首曰不可殺太祖太宗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殺諫臣將失百官心將

失天下心上大怒曰汝與佞合謀訕我不然彼安

知宮中事舉所御研擲之不中怒仆其几恩脫帽

解帶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陛下矣乃徑歸卧於

家曰中風矣不復視事佞得不死覘懼譴謫司香

祖陵孝宗即位驛召至京仍掌司禮監未久卒賜

祭葬祠額曰顯忠 憲宗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

違命恐違法也憲宗改命覃昌傳之 昌字景隆慶

遠府宜山縣人幼選入內廷累陞司禮監太監時

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可止也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

茅鹿門 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人進士官至副使古今文皆以名世晚喜作詩猶自稱半路修行語多率之 尹國縉登第 國縉仕終工部主事 鹿門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其僄然黃滔已先之矣 唐黃滔字文江莆田人第進士除國子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裏行

光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終爲節將滔規正有力焉論者謂莆郡文章家以滔爲初祖

滔放榜詩

日白馬蹄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御試日九華燈作三條燭爲乘君懸四首題以古準今如出一手

假譎

靖難兵起周是修與楊士奇約同死後是修如其言士奇傳是修事謂其子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爲爾

父作傳輩除遺事曰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經史百氏陰陽醫卜靡不通究平生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舉明經爲霍丘縣學訓導入見高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帝喜擢周府奉祠正改衡府紀善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靖難師渡江宮中自焚是修入應天府學縊死

高皇帝嘗欲戮一人皇太子懇求釋之太子諱標高皇長子卒諡懿文建文元年追封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召袁凱問孰是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朝釋之者心之慈凱字景文松江人仕爲御史明初詩人之冠見有海叟集行於世帝怒以爲凱持兩端下之獄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曰是持兩端者凱詭得風疾仆不起帝曰風疾當不仁命以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

項自毀形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類豬犬下屎潺布于離根水涯俯伺伴取食之帝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鱺何處尋得鰻鱺二魚名鰻魚無鱗甲有雄無雌以影漫鱧而生子遣使即其家起為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為大賓凱辭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為凱誠風矣遂置之

邵半江題陳圖南小像詩成　宋陳摶字圖南眞源人

隱居華山寢處百餘日不起嘗乘白驢欲入汴中途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宋琪問修養之道搏曰假令白日昇天何益於世今君臣同德興化勤行修煉無出於此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 求質於李西涯西涯給之曰尚有一二字欠穩待予更之乃竊爲已有先題畫上後邵見之撫掌大笑

唐子畏祝希哲浪遊維揚賞用乏絕謂鹽使者課稅

甚饒乃僞作道士玄妙觀募緣鹽使者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爲葺觀費唐祝吏修刺謁二尹詐爲道士關說得金如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遊者暢飲數日而盡

居于艮徙茅山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山形如句字初名句曲山後因茅君得道於此更今名道書爲第八洞天第一福地道出無錫晚泊河下登岸閒步見肩輿來女從如雲中有了鬟尤艷唐

跡之知是華學士宅桂華華察字子潛無錫人官至侍讀學士華氏富累世察擢清華乃矜孤介寡逢迎以此被讒遭擯不究宏施訛爲傭書傭作役於人也改名華安因得此婢居數日逃還久之華偶謁唐見極類安稍詢華安始末以挑之又云貌正肖公唐但唯唯華起欲去唐曰少從容命燭導入後堂召諸婢擁新婦出拜華愕然唐曰無傷也拜畢因攜新婦近華曰公言我似華安不識桂華

亦似此婦否乃相與大笑而別

靳豹爲蘇州時納賄無算嘗封金於瓶爲李通判所見佯云以菜寄丈李曰拙妻正思菜遂取十二瓶去豹不敢問

陽明十餘歲時苦繼母不慈乃密囑巫以鬼神事恐之母懼而慈巫祝也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萬曆中元子出閣元子貞皇帝也諱泰昌元年

廟號光宗講官六人郭正域正域江夏縣人累遷禮部右侍郎妖書事起波及正域但得歸贈尚書謚文毅唐文獻文獻華亭人廷對擢第一仕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謚文恪袁宗道宗道少有夙質會試第一歷官左庶子爲人悟澹不競時相韓宏道吏部郎中中道歷官亦至南京吏部郎中蕭雲舉雲舉廣西宣化縣人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全天敘天敘字鄞縣人祖元

立工部侍郎天敘官至少詹事焦竑竑字弱侯南京旗手衛人廷對第一仕至南京司業生平振勵身心性命之學學者稱爲澹園先生家居二十載如一日擁書數萬卷日哦咏其中著筆乘類林國史經籍志獻徵錄玉堂叢語竑獨纂養正圖解欲進覽郭聞之不平曰當衆爲之柰何獨出一手謂我輩不學耶焦寢不復理後刻之於南中陳矩取達御覽矩字萬化安肅縣人弟萬策進士矩字人

掌司禮監印太監存心兢慎每向人曰我只守八箇字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適皇貴妃姪鄭國泰國泰大興人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刻呂坤纂閨範坤寧陵人官至刑部侍郎焦又為序衆志大譁謂由他途進闕大拜焦以此謫官

開濟朝罷上召與論政事畧無建明但稱曰眞聖人眞聖人

隆慶中考選庶吉士在金水橋南設几北向几上各

帖姓名沈位几案當在日中 位字道立吳江人今官檢討不久遂卒 以爲不使顧見張位几案適在爲廊陰處而身就他案閒談遂走據其案除其紙帖以巳姓名帖之張望見急走還與爭沈據案不退曰此吾案也相持久之竟不能奪張但顧同事曰試看此作何解

屠長卿自言在泖湖戲儵然霧作巳而舟在城東門矣居民言見龍扶一舟在雲中有人向馮開之道

此鬧之日勿聽他他多說鬼話

玉劍尊聞　卷之九

玉劒尊聞卷之十

常山梁維樞撰　孫允嘉允潔校

黜免

萬安安字循吉眉州人儀觀甚偉爲人外寬內深位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是時掌揮萬通爲昭德內妃兄通妻王氏翠兒妹翠蓮爲安妾於是安以同姓結通爲族而江西人李孜省鄧常恩時以左道獲寵安陰厚之因使爲助自是安勢益

株固不可動凡才賢勝己者持正不趨附者如王恕馬文升輩皆妬嫉之相繼斥逐吏部尚書尹旻得禍尤著敬皇帝卽位有詔不許言官風聞糾劾衆謂詔草乃安所爲以自爲地安語御史湯鼐曰此裏面意也鼐因奏古之大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今安過則歸君無大臣體而庶吉士鄒智御史文貴等極論之卽日致仕時有御史倪進賢習御內術安上其術疏末署臣安進歸一載卒贈太師

謚文康子藿官兵部侍郎孫弘璧官編修勢𡨴迄
後敬皇帝諭之意猶不肯去至今內官過奪牙牌
不得已始告去途次猶夜望三台星明否冀復用
三台六星在人爲三公在天爲三台

儉齋

侍郎江公江曉字景曦仁和人父瀾禮部尚書謚文
昭曉清慎孝友仕至工部侍郎子圻提學僉事孫
鐸都御史嘗爲客設一鷄而客卒不至時正暑遂

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爲之語曰經年不請客

屠文伯屠應埈字文伯平湖人官至副使七日尚

縣鷄江景曦

陳察撫南贑察字原習常熟人守御史臺久屢上書

陳大議王邦奇誣大學士費宏給事中楊言糺邦

奇上怒謂爲大臣遊說詔置獄訊察大呼願以軀

易楊言上乃寬楊言獄累遷都御史撫南贑有二

子攜官邸延吳中一師至命吏市一鴨卵剖分爲

四以二供師以一自啖以一啖三孛

汰後

況萬山衣服器具擬於王者後園築垣高潤上植四時花及時花開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以美石香木爲之飾以綵帛縣以珍珠山挾妓遊觀于上周旋遊飲時人謂之磨飲垣內四面累石爲山內爲池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者珍異皆在焉宅在周莊

胡惟庸畜猢猻十數衣冠如人客至則令供茶行酒能拜跪揖遜執朱戚舞蹈吹竹笛聲尤佳稱之爲孫慧郎

丘濬嘗以粳米淘淨入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麪一分和團爲餅其中餡隨用熯熟爲供軟膩適口上食之嘉京師傳爲閣老餅

鄒彥吉鄒迪光字彥吉無錫人官至提學僉事精舍甲三吳三吳吳郡吳興丹陽是也上夜開尊長廊

三十六楹盡懸珠燈一望灼爍恍若攀星踏月

王天華用錦屏織成點位曰雙陸圖雙陸魏陳思王曹子建制孤則易死王子京有雙陸格別飾美人三十二衣裝緇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嚴世蕃世蕃繇蔭敘累遷工部左侍郎每對打美人鬪聲應在其點位則自趨站之

林誠豪侈誠莆田人天順中進士暑日易紗衣數襲烹茗鑵以紗一幅封其口用畢即棄去燭大如椽

使童子埶之動郎與杖

忿狷

大司空雷禮禮字必進豐城人官至工部尚書官履所至皆有聲稱著大政紀列卿年表行世始因緣

分宜得九列其後世宗不悅分宜司空即去事華

亭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坐分宜歎曰近日華亭

遽作驕腸何其不責司空大聲曰徐公自是高義

相公未可厚非分宜罵曰若吾里子尚書誰所乞

與何敢爲他人乃爾

王司成維楨也自南都還關中行過河南河南守遣吏以刺逆之王怒其不敬即笞所遣吏守大怒閉之傳舍不發吏卒送又不給食下令郡中無敢賣食與客如是三日王大困大司馬王鳳泉里居王

邦瑞字惟賢號鳳泉宜陽人凝靜剛毅起家庶吉士累遷吏部侍郎庚戌寇變僉謀用邦瑞巡視九門已而提督團營更十二營曰三大營設文武大

臣名一總其事戎政改觀遂特命為兵部尚書卒

謚襄毅

開狀請守為解乃得去至里第華州守來

謁王以病謝守語其僕欲求一見僕入言狀王叱

曰已謝何白也僕不敢出報守候良久大怒而去

其後王往謁守守欲辱之使門者延之入即反閉

門守故不出王久立門下不得出入即大駡守守

因持王短長王亦摘守不法皆白兩臺事未竟而

王以地震死

人謂蔡羽詩羽字九逵吳縣人高朗疎俊爲詩文奧雅奇麗以太學生赴選謁授翰林院孔目雖長吉不過蔡乃大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唐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苦吟每旦出騎弱馬小奚奴背古錦囊隨後遇所得投其中暮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嘔出心乃已憲宗朝爲協律郎一日晝見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云上帝成白玉樓召君作記遂卒時年二

元美起用遇于建公于京口　于業字建公金壇人官嘉善知縣　建公留飲甚懇元美峻卻之建公怒曰年兄讀王裒傳未了耶何急急也　三國王裒字偉元營陵人祖修事母至孝爲令膠東曹操徙爲奉常父儀安東將軍正直不畏權勢司馬昭斬之裒少有志操慟父非命隱居教授累辟不就廬墓側旦夕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畏雷

母歿每雷輒至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及司馬氏纂魏裒終身不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元美父忤總督薊鎮寇犯伏誅而元美急急起用物議貶之

孫紹先狹中少容有不平厲於言色不恤其人之弗能堪也嘗曰應物能化聖人之神也炰中飴外憸人之惡也吾上不敢望聖人而下恥憸人之為炰

毒鳥大如鴞食蛇以其毛瀝酒飲之則殺人

羅倫疏李賢奪情賢怒甚欲貶倫於外王翺勸賢依文彥博故事留之賢瀏曰吾不能矯情如此 宋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殿中侍御史知益州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命為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至貝州城下董秀劉炳請穴地攻城許之遂擒王則拜同平章事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織燈籠錦獻張貴妃緣

此擢為執政上怒介謫英州别駕彦博罷知許州
遷知永興軍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同
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為慶因召還唐介判河南府
數求退許之入爲樞密使九年爲宰相王安石所
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
龍爪治河宦者黄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
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
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田數萬頃

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判河南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封潞國公居五年復致仕卒年九十二謚忠烈八子皆歷要官彥博德度絕人接物謙下幼時與群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彥博以水灌之毬浮出逮事四朝名聞遠人元祐間契丹使耶律

契丹來聘望見彥博卻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彥博平居喜遊宴擊毬夜久不罷嘗宴鈴轄廨舍夜久從卒輒折馬廄為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彥博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在洛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

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

陳智 智字孟機湖廣咸寧人永樂間進士官至都御史

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盆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二四人被其掌者或諫以暴怒爲戒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輙取

木方以擊之

沙頭亭長人憎之或問亭長何渠能得一沙頭人憎曰不爾吾亦能憎一沙頭人

周天球與王世貞相善嘗在潘允端席中允端字仲履上海縣人父恩都察院左都御史雅正清峻兄允哲按察副使允端有才學成進士累遷布政使有少年優自金陵來語潘曰吾日與王尚書起居幾兩月周閩而怒目指髮曰王公禪寂已久寧與

孌童伍哉手批之至數十有少年上書王司寇稱元美先生司寇艴然曰若豎子胡以元美我徐宗伯笑曰（學謨也）誰使汝開輕薄之端（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子弟稱其師子孫稱其祖皆以字近世有號則字多所避不以加於尊行至文字間猶以字爲雅而號爲俗）

傭書人蔡臣爲子毆詈屢訴張敉固請鞭之因誘子入命童箠兩杖齊下效五代劉銖合歡杖鞭至百

自是稍悛救笑謂人曰是亦爲政

豐坊性最暴坊字存禮鄞縣人父熈一甲進士翰林院學士坊解元進士才質卓詭然而性不諧俗行或盩中士林以爲誕罔朋友稍拂意卽命幹人酖殺之其人應命必陰以告友友卽僞爲中毒仆地坊見之必大笑盡訴其胸中之怒良久命舁出次日此友復來駭問所以不死狀佯應曰家中急救得解坊卽與歡好如初

高公拱也嘗引鏡自照曰吾殆神龍乎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八十一鱗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學士瞿景淳老儒好戲曰公以爲龍吾直謂蚯蚓耳高大怒擲鏡碎之詬而出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工經生業故相王文恪經業爲明冠獨説淳繼之顧試輒不利提學御史楊宜識拔景淳以第一人試南京領薦明年遂用會元及第授編修

官至禮部侍郎卒贈尚書謚文懿

莊晏歲病不起入定山墾地引流種樹賦詩爲樂士大夫過者無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朝廷者晏也吾當國必殺之

南京給事中王讓讓上饒人剛愎自肆大臣中有少忤之者捃摭其過立見論列每會必與六卿並坐遇於道不爲禮或二卿肩輿行策馬從中左右顧而過之縉紳側目無敢與抗由是兩京科道不避

部堂祭酒劉俊不能平刺得讓爲出繼之子登科錄旣書其所後父母爲父母又書其本生白氏爲生母而不及其父因揚言讓以母爲所後父之妾當具言於朝讓乃慚屈詭疾去官

鄒元標元標字爾瞻吉水人剛果有氣節弱冠通籍直言再貶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林棲多年求友聚徒著書講学

奪情疏上受杖申文定調護甚至鄒感之文定歿爲之立傳羅大紘故論文定奪職

與鄒同鄉相厚聞之大怒幾欲出揭鄒懼爲停其傳不行乃止大紘字公廓吉水人歷行人建科給事中

黃輝好佛茹齋持頌若老僧其同省范醇敬醇敬四川嘉定州人官至禮部侍郎先二科入館黃以小范呼之用文正故事以爲戲言行錄曰范仲淹守西夏賊曰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范大不懌遂有違言一日僧萬餘

人來造自宣武門至黃寓可三里肩頂相接皆曰黃公所招黃實不知久之始散黃知所自來亟注籍歸不出

高穀夫人悍妒無出偶陳循談及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循循掀案怒數之曰汝無子又不容妾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於法自是妒稍衰高得生子

嘉靖中景王之國 王諱載川封國德安 當除長史或

戲中書舍人劉芬曰吏部將以爾爲之芬字世馨眞定人進士有文才而清狂不慧每爲人所弄至躍空拳天投淵覓寶顛溺幾死亦不悟也芬大怒馳往吏部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罵而去鵬以聞詔逮送法司拷問黜之鵬字萬里秀水人

詭險

諸吉士解館宋儒得禮部主事儒貴州麻哈州人熊敦朴得兵部主事敦朴四川富順縣人官至叅議

敦朴怏怏不平有飛語敦朴欲論楊太宰江陵召儒令往以私問敦朴有無論太宰狀儒以故隙思中敦朴請敦朴第謾語不言所欲問而還白江陵云敦朴不獨論太宰且欲論相公江陵亟報太宰太宰馳過大司馬趣使具疏劾逐敦朴居二日有言敦朴枉者江陵召兩人面折則盡儒所爲也於是言官交章劾儒儒謫按察司經歷 敦朴失過選庶吉士授部爲宗伯所劾外補非後四十年敦朴

亦以吉士授部爲堂官所劾

尤悔

方國珍起兵時國珍名珍以字行黃巖人世以販鹽浮海爲業長身黑面頎沈勇元至正中同里蔡亂頭嘯聚惡少年行劫海上國珍怨家誣搆國珍與寇通國珍怒殺之官兵捕急國珍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亡入海中得數千人劫掠元主招降授慶元定海尉兵不解勢益橫久之張士誠據姑蘇

常湖等郡元授國珍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令將兵討士誠七戰七捷士誠降元命國珍還開治於慶元兼領溫台累加官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爵衢國公國璋累官行樞密院副使國瑛國珉姪明善俱累官行省平章政事吳元年王師既破張士誠乃遣參政朱亮祖將兵趨台州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政事廖永忠向慶元國珍知不可爲約其弟姪浮海以避王師追之益急國珍乃降上厚遇

之授廣西行省左丞官其二子洪[illegible]

方丘楠仕為知府 造天台山隱士周必達問計 天台山在天台縣上應台星八重視如一帆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 必達曰當今四方雖亂君舉義為天子除盜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耳餘非我所知也國珍不別而去後事不成為兵所困方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

丁鱗因酒賜謂元美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美者六

亦然孔氏之世 先師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生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與母顏氏野合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少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及長長九尺六寸人謂之長人而異之爲司空已而去魯適周見老子自周反魯弟子益進適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退而修詩書禮樂魯定公以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進爲大司寇齊懼爲好會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遂

歸所侵之田還墮三都誅大夫少正卯齊人以女樂文馬遺魯君孔子適衛歷適各國復歸魯晚而喜易因魯史作春秋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卒年七十三魯追謚尼父漢追謚宣尼公後周追封鄒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自漢以來皆封其後明益尊崇之世封其後爲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縣 乃不有左丘乎

左丘明魯人杜預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

宋元豐中詔從祀封瑕丘伯元美瞪目不答李遽曰吾失言吾失言向者言老聃耳

劉瑾持中權諫臣戴銑等數十人下詔獄銑字寶之婺源人舉進士授給事中言閹宦害事廷杖落職嘉靖中贈光祿寺少卿御史任諸惣諸僚草奏署其名已實它出不與也舉斌曰斌字益之以錦衣指揮領鎮撫性清正不為威惕不為利疚瑾令復獄詞去疏首權閹字斌不肯瑾怒矯旨廷杖垂死

瑾誅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詔拷問
司禮張雄令曲祥獄又不肯雄遂陷之安置武昌
族卒　古有恥不與黨人名者公為忠悔耶　漢末黨
人皆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士言
臣前薦張奐是附黨也
董潯陽　董份字用均號潯陽烏程人進士官至禮部
尚書兼學士　孫嗣成釋褐報至　嗣成字伯念多材
藝官至禮部郎中建言為民歸淬礪名檢反以賈

禱潯陽攜杖往視子舍時嗣成父道醇不獲第道醇妻方按几大慟潯陽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爲吾子不第是吾慟耳不覺涕淚交下其後道醇亦登第道醇官至給事中

王雅宜寵也病已甚時時偃臥以指盡腹曰祝京兆允明也許我書狎主齊盟郎死何以見此老地下

張永明掌臺篆永明字鍾誠烏程人登進士累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卒謚莊僖永明天性峭直正色不

阿臨大事毅然有不可奪者　給事中魏時亮劾去時亮字舜卿江西南昌人　魏後副院席永明子天德行取至京深慮舊郄魏引見謝曰少年入流言誤彈尊公終身爲恨今乃得補過遂薦入臺永明爲蕪湖令天德亦令蕪湖父子並祀於縣天德累官湖廣副使征苗右監軍

太倉王錫爵也入謗言未平酒再傾不交片語後太倉來訪留飯深譚意遂大解執手再四曰人言豈

足信朱曰先生何出此言復厲聲曰我眼是肥皂核去去不必言

鍾復

復江西永豐人舉進士第三與劉球約偕上封事劉如鍾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劉驚走嘆曰事乃諜及妻孥耶遂獨擧球死未數日鍾病死妻悔之每號輙曰早知至於此曷若與劉侍講同死耶

明卿遊浙途遇一人執禮問云公何地上任曰非也其人云看命麽曰不會其人云然則何來曰看山水其人呵呵曰是一位堪輿先生堪輿天地總名堪天道輿地道

周道登成進士道登吳江縣人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過吏部堂令通大鄉貫周誤以爲大鄉官乃對曰敝鄉有申瑶老時行號瑶泉吏部知其誤麾使去出謂同人曰尚有王荆老未言錫爵號荆

石適堂上色頗不豫想爲此也同人莫不撫掌大
笑

莫廷韓屠赤水 隆號赤水 過袁太冲家 袁福徵字履善號太冲華亭人才名籍甚官至府同知 見帖寫琵琶四斤屠曰枇杷不是此琵琶 枇杷果名 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 簫管樂器 相與大笑 六書正譌曰後人借枇杷字爲樂器別作琵琶非

徐舜和徐穆字舜和吉水人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才性明敏博極子史每稠人廣坐中議論英發畧無諱避官至侍講學士以生朝設席邀諸同年會飲門生穆伯潛徐子容在座徐縉字子容吳縣人進士歷仕至吏部侍郎謚文敏舜和以次行酒大聲呼徐穆二生坐此公名徐穆

臺諫江東之東之歙縣人進士仕至都御史上疏以草示于文定內有鷸鈇二字蓋以鈇爲鈇也鈇莝

斫刀也鉄音秋俗作減筆錢字于曰此字莫是誤

寫江錯愕不答及奏牘已成却又寫作鐵字

陳師召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浙江楊文卿為刑部郎中山西楊文卿為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招飲而師召造山西楊坐久師召不見酒餚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設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楊使人至白以主人久俟師召始悟曰乃汝主耶一笑而去

師召清旦入朝誤置冠纓於背及覲同列垂纓俯視領下駭曰公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李賓之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

師召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訪某官從者偶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覩壁間畫曰是我家物緣何在此既而家童出叱之曰汝何爲亦來乎童曰是家也師召始悟

師召考滿誤入戸部見人稅銀者驚曰吏部賄賂公
行至此已極
感溺
戚少保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世襲登州衛指揮僉
事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上勲府襲世官
平浙倭蕩閩寇遷進鎭南粤光祿大夫少保左都
督文武具足一時名將纂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止
止堂集內子出王萬戸累封一品夫人驁而張先

後有子皆不祿少保陰納三姬舉祚國安國報國昌國輔國御人露諸姬多子狀一品日操白刃廟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衷甲入寢門號咷而愬祖禰乃大慟一品亦棄刃抱頭痛哭乃攜安國子之安國殤一品解體褏括其所蓄聳而歸諸王少保得謝南粵還登州卽延醫治病且無資

吳中 中字司正武城人以鄉貢爲大寧都司經歷燕師起以衆降爲守北平拒破南師累遷工部尚書

改刑部尚書中貌豐偉如冠玉聲若洪鐘性勤敏
多計算事四主造北都城闕宮苑曹署皆出指授
片木塊瓦各得其任與人處謙和寬厚愛護僚屬
而頗貪縱金帛財寶充牣若山膏田甲舍徧於都
邑坐受人賕爲僕舉事發下獄半載始釋之加少
保再進少師卒贈柱平伯謚榮襄　妻嚴正中憚之
不敢犯關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弟曰將吳中
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宣畢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

上自言歟左右曰翰林代草也乃嘆曰翰林知人

吳中一篇語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

字禁中優伶承應為中長内狀上輒一舉杯

新建多姬妾自詭知字學語姜仲文曰姜士昌字仲文寶之子進士官至叅政建言降典史婦人口液

名華池神水吮而嚥之可不死故活字乃千人口

中水也

李九我年五十未有子丁改亭切切勸納妾其夫人

悟納妾生二子孫越峰亦無子改亭亦切切言之
孫方續娶不應後漸厭不復見改亭因求一見則
自後門潛出避之其自言曰釋迦周昭王二十四
年四月八日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梵
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放大智光明照十方
世界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姓釋迦號牟尼佛
小名天中天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
定六年成道號天人師教化四十九年天龍人鬼

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弟子迦葉追其撰述其教爲十二部

不以羅候傳

羅候佛子如來成道之後往度羅候出家得道共佛揚化

仲尼不以伯魚顯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

終不立嗣

仇隙

豐人翁嘗要沈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居一歲而人曰是嘗笑公文者郎大怒設黜詛之上帝凡三等

云在世者宜逮捕之死者下無間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班眦者二等文士或田野布衣嘉則爲首三等鼠蠅蚤虱蝨（坊初字存禮爲禮部主事以無行黜歸家坐法寘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

王允寧念母老病歸省道經華山（華山西岳）爲文祭之大約以母素敬神而不蒙庇即愈吾母病吾太史也能爲文以不朽神居無何允寧以地震死西

安李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爲文詈而僇之

獻吉下獄時璡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德涵救我家人往告康康即上馬馳至璡門璡攝衣迎康康遽上坐談笑睨璡曰昔桓溫問王猛符秦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

許人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乃十

倍償舂直遣人送之猛旣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

博學好兵書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士不參其

神契畧不與之交通隱華山懷佐世之誌桓溫伐

秦入關猛披褐詣之捫虱談當世之務溫異之曰

江東無卿比也署軍謀祭酒賜車馬請與俱南猛

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

何爲遠乎猛乃止秦王苻生酗虐不道群臣得保

一日如度十年左右說澄王符堅早為計堅訪
問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辦大事里
舍有王猛謀略不世出宜谷之堅因婆樓招猛一
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恍謂如
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殺生僭位累遷尚書左僕
射權傾內外進封清河郡侯留鎮冀州俄入為丞
相稍加都護中外諸軍事猛宰政公平拔幽滯顯
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於

是兵强國富埀及升平性剛明㣲時一餐之惠睚
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以此少之　三秦豪傑何以
不至猛捫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何温
問若此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巳因問曰於今三秦
豪傑有幾康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
賢退不肖今則有審勿親信秉大鈞者意蓋指璧
也瑾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毋
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也康曰公何謬稱海也[illegible]

一人乃令之李白海何能為役瑾固問之則曰海不敢道海不敢道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誅康即起辭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即赦出之其後獻吉反嫉害德涵焉中錫撰中山狼傳以刺獻吉中錫字天祿故城人父偉處州知府中錫舉鄉闈薦第一登進士拜刑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兩被廷杖累遷左都御史督軍務征劉六齊彥明楊虎等賊中錫招

撫之賊過故城獨不入中錫家遂被逮瘐死獄中中錫慷慨尚義揮金如土苴博學工詩文尤長四六著箋經簡言

梁儲論士東南歸而言之程敏政云所與來唐寅今無比也即太常籍奏未足盡生萬分一敏政亦雅聞寅從儲請其文寅立奏幾萬言遂大被賞寅懷梁深會其常行亦請敏政文適敏政被命都諸奏上者都穆嫉寅漸譖之謂有寄請給事論敏政罷

之且斥寅爲掾寅由此駿而亦尤穆猜狠甚

馮元成讀弇州王文靜祠堂記㫖有擊舌有一客飾

其說以語弇州弇州曰彼專信莫大口頰宜其鄙

我如是莫大指雲卿也已而弇州致荊石書薦元

成元成以詢徐大宗伯徐曰此非美意弇州忠公

林中日月甚富且著成一家言與彼爭雄耳他人

仇公惟恐公仕弇州仇公惟恐公不仕

華亭昆弟 徐階弟陟字子明 並以進士位至卿相然

失歡成隙相公柄政處少司空落落相公遜政司空逆諸江上素服而泣

沈鍊 鍊字純甫紹興衛人戊戌進士爲令有惠愛聲入爲錦衣衛經歷贈光祿寺少卿 疏劾分宜徙保安爲民 保安城宣府東路所統衛名 至塞上從遊者衆相與指天畫地日夜談議至刻木爲秦檜 宋秦檜江寧人登第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初金人攻汴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

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徂詐
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
書四乞館金使於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
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百官軍民共議推立異姓
張邦昌留守御史馬伸議乞存趙氏檜時爲臺長
以伸言爲然卽進言之金人尋取檜詣軍前金主
以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攻山陽檜與妻王氏
及婢僕一家自軍中歸行在自言殺監己者奔舟

而來入見拜禮部尚書首倡和議除參知政事拜右僕射金人敗盟檜盡收諸將兵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使諫官万俟卨論飛及子雲舊將張憲俱殺之兀朮求和遂進表稱臣契丹梓宮還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進封秦魏兩國公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全于市子熺舉進士以秘書少監領國史孫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第一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

同領史職前所無也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丑一
時獻言者非頌檜功德訐人語言中傷善類則僅
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加
封康節郡王卒贈申王謚忠獻檜兩孫相位倡和
誤國忘讐斁倫忠臣良將誅鋤畧盡開禧二年追
奪王爵改謚謬醜 與其徒角射總怪楊順 順字子
徧山東德州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
宣大軍務 巡按御史路楷 楷字子中汶上人 承分

宜風吉刺鍊起居劾之當鍊不道論死隆慶改元鍊子襄上書訟華亭故與順有隙逮順楷下吏論死順在獄少司寇洪朝選（朝選字汝尹同安人成進士累官刑部左侍郎）阿華亭旨困順令死其後數年朝選家居爲巡撫勞堪所劾（堪字任之德化縣人）捕繫獄中縊死其狀與順正同

高中玄王思質（忬字民應號思質）同年也思質貴盛時相待甚薄比及總督失事被逮世貞兄弟徃叩

高意殊少繾綣思質及禍世貞怨甚鼎革上疏求雪徐文貞因收之為功故世貞首輔傳極口毀高非實錄也

長洲知縣郭波與尚書劉纓有隙纓字與清蘇州衛人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為人精敏强幹嫺於吏政能辨冤獄所至威愛並立而飾之以文晚歲家居益事嚴整性朴儉非祭祀賓客食不重味尤寡嗜慾年八十餘篝燈作蠅頭字精楷不異壯歲

對客舉舊事如引繩貫珠纚纚不休以謝罪爲辭
造其廬連拜二十餘拜旣出門號於衆曰我欲拜
死老賊耳徧其家糧長七名繳家立破
分宜爲大宗伯時貴溪爲首揆分宜欲置酒延貴溪
多不許一日許以某日赴又曰自閣出卽造公不
過家矣至日貴溪薄暮始至就坐進酒三勺一湯
取畧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揖命輿竟不交一言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部侍郎缺他有推舉上不

允以直爲之翌日直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

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慾益深

提悟闕

自新闕

玉劒尊聞　卷之十